

【新媒体时代的艺术变革专题】

网络镜像时代:从自我表演到众语狂欢

赵崇璧^{1,2}

(1.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2.郧阳师专中文系,湖北十堰 442000)

摘要:网络正在形成镜像化的世界。网络镜像即重重幻象所编织的迷宫,而真理藏匿其间,隐而不显。幻象的本质在于,人因无法全面地把握事物而导致言说的“失真”,由此汇聚成虚幻重影。纸质媒介是超验模式,言说具有绝对性和唯一性,并形成与倾听的对立,故言说被赋予真理性;而网络媒介是对话模式,言说具有片面性和相对性,并形成与倾听的互换,故言说被赋予虚幻性。网络言说折射出现代人的自我表演欲,它对立于生活实际,是关于自我的想象性呈现。因而,网络镜像显现出语言的狂欢,将严肃的生活转换成喧嚣的游戏。在这意义上,网络镜像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网络媒介;镜像;幻象;纸质媒介;表演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章编号:**1673-5420(2016)01-0023-08

诸多现象表明,所有关于大众的差异性指涉正被“网民”一词抹去。“网民”已然成为最具普适性的称谓,这一称谓切入了时代的命脉。“手机在手,天下我有”成了当代社会最为普遍的景观,人们从来没有如此依存于网络及其构造的世界。2015年7月26日,在东方卫视播出的明星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悠长假期之冰封王座》中,当黄渤从古代“穿越”到当代丽江古城时,他遇到的每个游客都在用手机“迎接”他。黄渤调侃说:我们那个朝代见面都是作揖,但现在这个朝代很奇怪,要不然拿一块板放耳边,要不然拿着板对着人。于是黄渤捡起一块砖头来摹仿“现代人”的“见面礼节”^[1]。

或许只有如此跳出时代,才能检视出时代的独特之处。手机或其它网络终端,正在重塑人在其历史中的形象。黄渤手拿板砖的剪影成为这一时代的象征,这是独一无二的时代形象。在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关联被严重削弱,所有那些富有情感的形体语言已不具有意义,因那些各种各样的网络终端,透明无形,悄悄横亘在人与世界之间,把多样性的形体语言简化成手指触摸按键的单一动作。然而,现代人就靠着这单一动作来关联世界,洞悉世界。网络时代的本质

在于,世界全然浓缩在网络丛林里。一切都变得简单而迅捷,打开网络终端,世界就呈现在眼前。因此,对于现代人而言,传统的对世界的多重感知方式变得无足轻重,凝视却越来越不可或缺。人与世界的关系因网络而变成相互凝视的关联体。凝视意味着,网络是一种镜像世界,它照映出自我以及世界的影像。然而,柏拉图早已表明,镜像的本质是幻象,它所显现的,不是世界的真理性本源,而是世界的虚假重影。这意味着,“眼见为实”的传统悄然远去,网络镜像将凝视引向重重幻象所交织缠结的迷宫。

—

正如那些在丽江与黄渤偶遇的游客,只需按动手中的快门,并将照片发到微信等网络终端中去,黄渤的古装形象就剥离了其具体语境,而成为网络中的镜像,从而开始了转发、评议等漫长的网络漂流的历程。在这一漂流的历程中,黄渤的古装镜像所汇聚起的信息,就会千差万别,而真相就在其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上海滩2015》这期节目中,黄磊扮演出租车司机时,遇到了一个“极品”女乘客阿祖宝宝。这位女乘客遇见明星后理性全失、近乎疯狂的表现引发了热议。问题在于,女乘客的“精彩”表现是“按剧本”演出的吗?在电视播出的画面和阿祖宝宝的微博中所显露的信息表明,这是一次纯粹的偶性事件,一个幸运的女乘客偶然遭遇了明星的真人秀。但细心的网友却发现,电视播出的画面是剪辑之后的效果,而且这位女乘客阿祖宝宝在其微博发布与黄磊合影的时间也很微妙,它是刚刚在电视节目播出之后的“黄金时间”。虽然阿祖宝宝解释说她很早就在微信里发布了,但有网友认为,女乘客上车之前的照片表明,在上车之前节目组“已有安排”^[2]。

“真相”究竟是什么?似乎永远没人知道,网络镜像带来的效果就是:掌握真理的人,永远在沉默,而不明真相的网友,永远在围观。就这样,在网络镜像中,各种各样的观点最终汇聚成“罗生门”,真理却永远在这些观念碰撞的罅隙中隐而不显。这意味着,世界从来就不会因网络的纵横交织而透明。网络镜像的本质在于,它事实上在编织迷宫,将真理藏匿在迷宫的深处。我们只能看见网络迷宫的形影斑驳,却始终缺少阿里阿德涅之线,无法靠近被隐匿的真理。柏拉图早就发现,人在模拟世界时,往往会遭遇镜像式悖论:“你马上就可以试一试,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东西。”^[3]⁶⁹柏拉图意在表明,镜像是人洞识世界的虚幻之源。正如其“洞穴隐喻”一样,人捕获的或许只是虚假的影像,却往往以为寻获了真理。很久以来,人们认为柏拉图的镜像理论体现了摹仿技术的真理性,前者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后来诸如达·芬奇的《笔记》等,均在摹仿的真理性基础上来延续艺术与镜子的相似性理论。但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里指出,柏拉图镜像理论别有深意,它并不是指向真实性,而是相反,它指向虚幻不实。为什么这样?艾布拉姆斯认为,镜像所捕捉到的,是短暂易逝的表象,它缺乏真的本质:“柏拉图援引这个例子,并非无所用心,他在著作中反复引用这个比方,或者是镜,或者是水,否则就是我们称之为影子的那些不太完美的事物的幻象。”^[4]⁴²因此,镜像是表象化的聚集,它往往呈现出一种虚假性幻象,而无法捕捉到事

物的真。这形成了人类凝视世界的永恒性悖论:越是渴求真理,越是远离真理。殊不知,这已成为网络时代的本质性洞见。

在2015年9月8日晚,淮南师范学院大三学生袁大宸在其微博里发布了一条寻找目击证人的消息:“我是淮南师范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今早扶了一个摔倒的老太,看到情况严重就给她拨了120,结果老太家属赖上我了要我全权负责,监控显示我跟老太的距离是不够撞上她的,但是后面的部分是监控死角,没拍出来。寻求今早路过师院大门口对面的目击证人,请给大学生一个公道吧。谢谢了。”^[5]这条消息所引发的“袁大宸事件”是又一起引发全民探讨热潮的“彭宇案”,也是网络“罗生门”的又一经典案例。出乎预料而又在预料之中的是,真相永远捉摸不透,恰到好处的“监控死角”将真理永远地掩蔽、扼杀。这几乎是所有网络事件的本质性隐喻:真理在镜像之外。因此,对于网络镜像而言,即便监控捕捉到袁大宸与老太太遭遇的瞬间,只要它走入网络,就走进了镜像世界,就会引发各种充满悖论性争议的热潮,从而编织又一个云山雾罩的网络迷宫。

在袁大宸发布消息后不久,便有学生站出来为其作证。于是事件似乎变得很简单,网络舆论一边倒地站在学生这一边,认为这又是一起恶性碰瓷事件。但有人指出,证人提供的证据没有说服力。果不其然,数天后,安徽卫视的经济生活频道经过调查发现,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为老太太作证,证明老太的受伤来于袁大宸的碰撞。而老太儿媳后来则进一步表明,之所以之前没发声,是女大学生让她们帮助隐瞒事实^[6]。于是网络的导向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舆论的反转。可是很快又有人发现,电视在录制证人证明女大学生车撞老太时,有作伪证的嫌疑,于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新闻稿恰到好处地再次改变了舆论的走向:《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又反转:疑证人照着稿子念》。事件的走向如所有的网络“罗生门”一样,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在说谎?在网络镜像的推动下,事实并非越辩越明,恰好相反,它越来越神秘莫测。有网民尝试从技术的角度来探讨撞车事件背后的真相,更多的网民则从伦理的角度来推测谁在说谎,但都无法形成真理性的判定,而且都无一例外地加剧了喧哗与骚动,并不断地将事件的真相推向绝望的深渊。于是,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到公权力的权威结论。但公权力的结论同样微妙难测:“淮南警方通报称,经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7]

这一结论表面在描述真实,其质在掩蔽真实,事实上它什么都没有说。因为“相互有接触”是一个含混的判定:它无法说明是大学生撞到了老太,还是老太碰到了大学生。因此,在网络镜像推动的喧嚣浪潮中,这是一次没有结论的结论,形成了没有终点的终点。众所周知,精确的判定才是镜像背后的真实本原,也是最终的目的所在,但这种判定在网络镜像中将注定永久性地隐匿。因为无论怎样的精确性定位,都会形成“证伪”的疏漏,从而被无限放大,颠覆自身。数年前“彭宇案”的判定之所以饱受指责,就在于它寻求精确性的判决,从而苛求真理性的结论。但这种定论在网络镜像里,很快就被幻化成各种立场、各种声音交织的产物,因此其真实性权威在各种被无限放大的疏漏中变得岌岌可危。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彭宇案”的判定是真理性的,但它在网络中被镜像化了,镜像世界抽空了其真实的根基,从而将之变成虚假的幻象,淹没在众语喧嚣之中。相比于“彭宇案”,“袁大宸事件”的处理变得成熟。它开始在有意制造镜像,从而兼

顾了不同立场的网民对于这一事件的想象性期待。

二

镜像就是网络的本质,它将一切真实的生活都蒙上了面纱,变得虚幻朦胧。那么,网络为什么必然会形成镜像式的幻影?还须回到柏拉图,柏拉图已然从数理逻辑证明了镜像的虚假性。柏拉图认为,真理性即绝对唯一性:“神或是自己不愿或是有某种力量迫使他不能制造超过一个的自然床,因而就只造了一个本质的床,真正的床。神从未造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的床,它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新的了。”^{[8]391}诚然,事物的本质即唯一性,否则,就缺乏精确的界定。因此,事物的本质即理式,它是唯一的真,且永恒不变。问题在于,人很难洞见理式。因为人是片面的存在物,不能像神一样,全面地把握事物。柏拉图说:“例如一张床,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从侧面或从前面或从别的角度看它,它都异于本身吗?或者,它只是样子显得不同,事实上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别的事物也莫不如此。是吗?”^{[8]392}柏拉图的意思是,人因其片面性,所获取的事物表象充满了差异性,然而,这些差异性表象的本质,却是唯一性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人若无法通过差异性表象来获取理式,表象就成了幻象,因此,通过表象的片面性来回溯到理式的途径,就具有了虚假性。虚假性的含义在于,人掌握的真理永远具有片面性,或说相对性。由此,柏拉图对镜像充满了疑虑:“画家在作关于每一事物的画时,是在模仿事物实在的本身还是在模仿看上去的样子呢?这是对影像的模仿还是对真实的模仿呢?”^{[8]392}柏拉图的结论即人在模拟理式时,就在制造虚假镜像。片面性形成了对理式的分化,分化就意味着虚假的重影。因此,分化的数量越多,事物就越具有虚幻性。

米兰·昆德拉认为,镜像社会是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一直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的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像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而生。”^{[9]7}他还认为,现代世界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唯一性真理,因此它需要现代人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就是面对由无数相互矛盾的相对性真理所构成的现代世界的基本态度,换言之,这是应对镜像世界的基本方式。遗憾的是,现代人总习惯于停留在既往的历史文化印痕中,总是苛求现象背后的真理性判断,因此,现代人“无法接受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意味着无法面对最高审判官的缺席。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变得难以接受,难以理解”^{[9]9}。

然而,从柏拉图到昆德拉,在认识论上对镜像世界的洞见与隐忧,均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其因在于,传统的纸质媒介时代,掩蔽了镜像的虚幻性。对于传统印刷技术而言,真理的相对性很容易被压制。纸质媒介的特质决定了镜像呈现为一种真理性言说的方式,从而悄然遮蔽了自身的虚幻性。真理性言说,是一种超验式的言说:言说与倾听的对立模式。其本质在于,言说是世界自我表现的基本形式:世界呈现自我,即在言说自我。故言说即本源性的自我创造,是

真理性的自我显现。本源性的言说,是神秘而静默的语言,它无处不在,既遮蔽自我,也敞亮自我。如《庄子·知北游》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0]735}这表明,言说在无声无息地播撒真理,并以此召唤倾听,“照亮”倾听,赋予倾听的真理性。反过来说,聆听神语,即分有真理。故寻获真理的途径在于,在倾听中走向真理本源。由此,言说与倾听的对立结构,是获得真理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掩蔽了相似性幻象,从而使镜像获有洞见真理的逻辑根由。而纸质媒介与超验模式具有天然契合性。纸质媒介的特质在于,言与听永远无法处于共时的平面,它有意无意形成了超验式真理的呈现平台。纸质媒介的特有属性限定了言与听的秩序性疆界。纸质即意味着言说,因而言说是在场性,它主导并建构世界,而倾听是场域之外的静默者,它或许会发声,但无法获有在场的可能性,故声音转瞬即逝。这表明,纸质言说是独一无二的言说,具有创造真理的神圣性。它将自我神话化,将纸质之外的,全部变成无声的凝视,进而形成了言与听的超验式结构。在这意义上,纸质言说是真理性的显现方式。

但网络媒介解构了纸质媒介的神圣性。与纸质媒介不同,网络彻底复活了柏拉图的对话时代。与《圣经》的天启模式相反,柏拉图等希腊人的真理之思源于对话逻辑。天启模式显现出等级性秩序,而对话逻辑显现出对等性秩序。平等对话的思维模式显现了人与生俱来的相对性与片面性,这是制造虚假镜像的根基所在。因此,唯有平等对话,才能照亮镜像世界的虚假性。在纸质传媒时代,言说的独一无二性遮蔽了镜像世界的片面性根基,从而制造了言说的真理性梦境。而到了网络时代,言说的神圣性被解构,它不再具有唯一性。网络时代的特质在于,言说与倾听被共置在一个同时性平面,网络镜像构建了平等言说的场域,它让纸质时代的沉默语言,具有了在场性的可能性。倾听者同时也是言说者,他总会在网络中找到自我发声的方式,而这一发声也无意将言说者变成了倾听者。因此,纸质时代秩序井然的听说模式被网络镜像彻底扰乱,每个人都负有双重立场:既倾听,也言说。言说不再神秘,网络镜像构建了平等对话的根基,从而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呈现出既多元共生,又纷繁驳杂的网络乱象。

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所发现的“复调”式狂欢,在网络时代得以真正地实现。巴赫金虽然在《罪与罚》等小说里看到了作者与小说、小说人物之间以及作者与读者、读者与小说等诸要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但如果巴赫金能遭遇网络时代,他就会发现,他在《罪与罚》等小说里发现的“复调”结构依然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正如前面所述,纸质媒介决定了作者、小说、读者这些要素之间永远无法形成共时性的平面,小说人物以及读者等要素很难走出作者的言说囚笼,因此很难形成真正平等对话的平台。但网络时代带来了哥白尼式的变革:网络镜像成为众语狂欢的舞台。在东方卫视的《极限挑战》中,当大众与黄渤等明星在街头偶遇,便迅速地聚集在明星的周边。这种偶遇显现出了日常生活中隐蔽的等级性秩序:明星言说,大众聆听。于是,在真人秀节目中经常会出现大众围观明星的现象,明星在镜头的中心言说自我,大众则静默无声,成为模糊的背景。但当大众举起手机,一切都改变了。每一个手机都在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网络镜像,由此形成了泛中心化的镜像世界。它迅速抹平了明星与大众,以及大众与大众之间的差异性,每个人既是自我镜像的中心,又是他者镜像的背景,由此形成了众语狂欢。

三

网络镜像的众语狂欢,显露了镜像背后的隐蔽欲望:自我的表演欲。事实在于,网民在制造网络镜像时,往往忽略其真实性,而将之转换为自我呈现的想象性建构。正如手机的美颜功能,随着PS技术的日新月异,自我表象的想象性建构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失真。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人所呈现的自我镜像却千篇一律:大眼睛,瓜子脸,白皮肤。技术化的效果掩盖了镜头背后的真实性。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颜技术带来了自我想象的狂欢化:通过网络镜像来设计自我形态的多样性。或许是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受限于真实原则的牵绕,故羁绊重重,很难逾越规则化的设定。而网络镜像则基于幻象根基,能轻松地打破规则化设定,因此它是一次日常生活的“越狱”:将稳步有序的现实轨迹转换成自由自在的自我表演。网络镜像的表演者释放了自我的想象性欲望,踏上了天马行空式旅程。而这种形象,正如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所说的“玩世不恭的表演者”。

因此,如将生活世界与网络世界混同,问题就来了。2015年1月,《潇湘晨报》的一篇报道《男子打飞的会女神 因与照片差距大当街厮打》点燃了全民的笑点:“东北男子黄某打飞的来温会‘女神’,不料却认为女子相貌相差太大而将其当街暴打。女子金某很委屈:照片上的人的确是自己,只不过修图修得有点多!”^[11]显然,黄某对网络镜像的虚幻性缺少足够的警惕。女汉子将自我镜像技术化为女神,这意味着,网络镜像是一种浪漫主义而非现实主义式的表述方式,它是反应世界而不是反映世界,而这点很容易被误读,才会导致网友对镜像世界的现实化寻求。这样的事例已层出不穷。2015年7月,一网拍视频《实拍小伙与女网友见面嫌其长得丑 两人当街互殴》开始在网上传播:男女网友见面后相互看不上,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便在街头展开了互殴^[12]。这对奇葩网友再次引发全民笑点:自我的镜像本来就是虚假性、欲望化的呈现,为什么还对他人的镜像抱有期待?然而,他们或许是网民的真实缩影:持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并将之从日常生活延伸至网络镜像。现代镜像技术的幻象完美地迎合了网民的理想主义诉求,而一旦走向现实实际,理想的幻象就破灭了。这些事例表明,昆德拉所说的“不确定性智慧”是时候出场了。昆德拉没有意识到的是,“不确定性智慧”已合法地转换成网络镜像自我呈现欲或称为自我表演欲的内在动力。因此,唯有将生活之真与网络之假彻底区分,才能对自我表演欲有本质性的洞见。

近年来,男篮在亚洲赛场上惨不忍睹的成绩引发了网民的盛怒。宫鲁鸣在男篮低谷时接手教鞭,结果成了男篮溃败的替罪羊,成为网友口诛笔伐的对象。2015年9月24日,长沙男篮亚锦赛伊始,篮球评论员杨毅写了一篇《宫鲁鸣无需正名》。杨毅认为,网民对宫鲁鸣无休止的“谩骂和攻击”没有道理,这些人不了解中国篮球的历史。宫鲁鸣在“40年里给予这个国家篮球事业的贡献与职责,早已写进了竹帛”^[13]。因此,对于功勋卓著的教练,在风口浪尖接过“烫手的山芋”,网友应该感恩,而不是谩骂:“宫鲁鸣无需为自己证明,赢不赢,他都是宫鲁鸣。”^[13]杨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或许因为他在担忧,如这次男篮未能取得圆满的成绩,届时宫鲁鸣又将成为网友“谩骂和攻击”的焦点。某种意义上,杨毅洞识到了网友的“无厘头”,他们不会对事物进行理性的审视和判断。殊不知,这正是网络镜像的“自我表演欲”。作为自我欲望的想象性呈现,网

络镜像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自我内在欲的表现提供了表演的契机。因此,哪怕一次寻常赛事,也很容易成为网络镜像化的爆发点,从而引发一场网络事件。这种偶性的原因在于,赛事成败背后的深层缘由讳莫如深、晦暗不明,很少有网民有足够的耐心去寻求理性判定,事实上网友离“真相”过于遥远,也无法判定。而网民最终所做的,是将之归结为自我预设的“成因”,并以此来宣泄关于中国篮球的所有“积怨”抑或“积爱”。所以,自我表演欲所形成的网络镜像,在本质上是关于世界的想象性建构,它遵循感性逻辑而非理性逻辑,故而充溢着情感与欲望的狂热。

而当中国男篮以全胜战绩为长沙亚锦赛画上圆满的句号时,网络镜像的风向标也随之而变,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的,几乎全是对宫鲁鸣的溢美之词。就这样,网络镜像塑造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宫鲁鸣,他奇迹般地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裂变。宫鲁鸣被幻象化了,那么真正的宫鲁鸣在哪里?或许有感于此,杨毅又写了篇《如今再说宫鲁鸣》:“如果在长沙的这个夜晚,有人扑上去,摇着宫鲁鸣的肩膀大喊:‘宫指导!你赢了!你把这群孩子重新带回了亚洲之巅!再也没有人会辱骂你,没有人会去质问你为什么不带那些老将,没有人会对去年亚运会的失败喋喋不休了!’我猜想,宫鲁鸣也会淡然一笑,他的台词,也会如迪恩·史密斯一般:‘孩子们,此刻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比一年前更好的教练。’”^[14]宫鲁鸣永远是宫鲁鸣,而镜像却躁动不安。杨毅的潜台词在于,如下一场男篮输了球,宫鲁鸣是不是又会回到地狱?这表明,自我表演欲所构建的网络镜像,从来就不愿居于抽象性高度来审视历史的表象,而甘愿与具象共生死。因此,它认同短视而舍弃远见,它遵循偶然性而舍弃必然性。网络镜像所显示的,是执着于偶然性碎片的自我表演欲,它浮躁不安、随风摇摆,构成凌乱的网络万象,汇聚成“无知”的“乌合之众”。勒庞认为,群体幻象往往折射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15][25]}因此,杨毅的隐忧并非多余。然而,对于网络镜像没必要较真,网友早已谙熟网络的镜像规则,他们要做的,仅仅是将之变成自我表演的游戏。或如勒庞所说的,被“狂暴感情”所支配的镜像化游戏。网络镜像在中国男足教练佩兰身上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不同的是,佩兰从天堂来到了地狱。而这再一次证明,世界依然如故,而网络镜像则瞬息万变。

当世界走向网络镜像时代,人的多重性分化就显明了:现实之我与镜像之我。需留意的是,网络与生活总是交织在一起。而这也意味着,人总在真实与幻象的两极间来回穿梭,在多重姿态与面具中穿梭。网络镜像时代的意义在于,不是生活决定了镜像,而是镜像改变了生活。

参考文献:

- [1] 极限挑战[DB/OL].[2015-07-26].http://www.iqiyi.com/a_19rrhb2g1t.html?vfm=2008_aldbd.
- [2] 阿祖宝宝.阿祖宝宝的微博[EB/OL].[2015-07-28].<http://weibo.com/1881719450/CoH9I5yrm?type=comment>

ment#_rnd1450686689023.

- [3]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M].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4] 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郎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5] 袁大宸. 袁大宸的微博[EB/OL].[2015-07-28]. http://weibo.com/p/1005055332160757?is_hot=1.
- [6] 安徽被撞老太儿媳:女大学生让我们帮她隐瞒事实[DB/OL].[2015-09-22]. http://news.ifeng.com/a/20150922/44710319_0.shtml.
- [7] 安徽扶老人事件“女大学生担主责”[DB/OL].[2015-09-22]. <http://news.sohu.com/20150922/n421768845.shtml>.
- [8]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9] 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10]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1] 男子打飞的女神 因与照片差距大当街厮打[DB/OL].[2015-09-27]. <http://www.xxcb.cn/event/guonei/2015-01-27/8961991.html>.
- [12] 实拍小伙与女网友见面嫌其长得丑 两人当街互殴[DB/OL].[2015-09-22].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507/016475d6-b41c-47dc-9ec8-f371aab4833d.shtml>.
- [13] 杨毅. 宫鲁鸣无需证明[EB/OL].[2015-09-24].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zMjY2NQ==&mid=216927693&idx=1&sn=de39f6b2486a658423b0d1a76dc0778b&scene=0#rd.
- [14] 杨毅. 如今再说宫鲁鸣[EB/OL].[2015-09-28].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zMjY2NQ==&mid=217614597&idx=1&sn=7d34c324e7a30b46dc004bee29e1c800&scene=0#rd.
- [15] 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Image of network: From self-presentation to revelry language

ZHAO Chongbi^{1,2}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Shiyan 442000, China)

Abstract: The network is forming a mirror image of the world. Network mirror image is a maze of illusion, but the truth is hidden, implicit rather than explicit. The essence of illusion is that people can not fully grasp things, which leads to the “distortion” of expression that further results in illusory ghosts. Paper media is of the Apocalypse mode, with its expression being absolute and unique, and opposite to listening, so it is endowed with truth. On the other hand, network media is of dialogue mode, with its expression being characterized by one-sidedness and relativity, and interactive with listening, so it was endowed with illusion. Network expression reflects the self-performance desire of modern people, and it is a self-imaginative presentation. As a result, network mirror image appears as a carnival of the language, converting life into games. In this sense, the network mirror image means a new era.

Key words: network media; mirror image; vision; paper media; performativity

(责任编辑:楼启炜)